博古斋

敞篷火车

♣ 李开周

民国时期有一种敞篷火车：只有车厢，没有车顶，乘客们在车厢里横七竖八摆放着的长条木凳上露天呆坐，一下雨，个个淋成落汤鸡，不下雨的时候又被太阳晒得像烤猪一样。

我一说敞篷火车，见多识广的现代读者可能会想到欧洲的敞篷观光列车，那也是只有车厢没有车顶的，车速很慢（车速快了能把腮帮子刮歪），在湖光山色中缓缓驶过，乘客凭栏而坐，打着小牌喝着小酒，吃着火锅唱着歌，非常惬意。但是民国版的敞篷火车绝对没有这般惬意，它完全是让农民工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乘坐的最简陋最廉价的交通工具。

民国时期的火车是这样的：车头几乎全靠进口，车厢则尽可能自己生产。由于炼钢技术和铆接技术过于落后，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三等车厢和四等车厢的厢体主要用木料制造。各大铁路局雇几个木匠，将榆木和槐木锯成板材，拼成车厢，挖出窗口，装上轮子，往车头后面一挂，就可以坐人了。

那时候的火车头基本上全是蒸汽机车，行驶时噪音极大，震动强烈，上有灰烟火星，下有水点白汽，团团白雾和滚滚黑烟向后飘散，离车头越近的车厢越容易受污染，所以三等车厢和四等车厢要挂在最前面，二等车厢和头等车厢依次靠后。

好，现在问题来了：三四等车厢用木料制造，又紧靠车头，假如车头溅出火星，很容易溅到三四等车厢上，这时三四等车厢很有可能起火，把车厢里的乘客烧死。就算车头没有火星飞溅出来，三四等车厢里某些素质不高的乘客也可能会乱扔烟头，引起火灾。

这可绝非危言耸听。1924年2月，一列从北京开往沈阳的火车上，因为三等车厢里一个乘客点过烟之后顺手扔掉了还在点燃的火柴，火柴燃着了他身边熟睡的乘客的棉袍，棉袍又引燃了座位下面的木板，车厢之内登时浓烟滚滚，乘客们东奔西逃，互相践踏，十七个人被踩死，二十二人被烧死……

为了降低火灾造成的危害，“聪明”的铁路局将一部分三四等车厢去了顶棚，改造成敞篷火车，这样即使失了火，乘客也能呼吸到空气，而不至于很快窒息而死。

敞篷火车的“好处”不止于此，它还能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以及在逼仄的车厢里塞进更多的乘客——反正上面有空气进入，不用担心乘客被憋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春运期间，从沧州开往天津的火车、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从蚌埠开往浦口的火车，以及从河北各站开往关外的火车上，均会挂上几节票价低廉的敞篷车厢，以便农民工乘坐。所以在那个时代，敞篷火车又被叫作“小工车”。

坐敞篷火车当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第一，敞篷车厢没有固定座位，每个车厢里只有四条长长的木凳，靠着车厢摆成矩形，那就是乘客的座位，你挤得上就坐着，挤不上就站着。车厢中间是一片空地，那儿是放行李的地方，被褥和衣物任意堆放，如果有值钱的东西，你必须揣到怀里。

第二，敞篷车厢无法遮风挡雨，夏天必须忍受暴晒之苦，冬天免不了要受风雪折磨，白天受热，晚上受冻，风餐露宿，苦不堪言。所以在乘坐敞篷火车之前，有经验的乘客一定会带上一卷被褥和一大块油布，冷了裹上被褥，雨天蒙上油布。

第三，每当铁路沿线的顽童往火车上扔石头的时候，敞篷车厢里的乘客都将是第一受害者，因为他们的车速太慢，上面又没有顶棚，石头扑通掉下来，很有可能砸破脑袋。

书人书话

广度和深度：拓展与开拓并举

——感受《李志亮散文精选》

♣ 石 英

我关注李志亮同志的散文不下二十年之久，并曾对他的散文作品发表过评论文字。但当我最近获读他新出版的《李志亮散文精选》之后，便发现他的散文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新的起色，很有必要仔细地品读。

我之所以说“仔细地品读”，并非是一句客气话，而是长期以来对志亮散文由衷而独特的感受。也就是说，读他的散文，绝不可走马观花、掠其大概，因为他的散文不事张扬，却内有厚味。正所谓文如其人，人之品格亦即文之本也。

那么，他的散文近作有了哪些值得注意的进展呢？我觉得：在涉猎的生活面亦即作者视野所及有了较大的扩展，今日的志亮散文，举凡山川风物、人文胜迹、历史人物、革命杰才、亲情乡风乃生世故哲思、艺海拾贝等无所不及，独特光点时有闪现。这充分说明，这些年来作者不甘原地踏步，而力求有新的拓展，新的突破，不仅限于一般的“有感而发”，而更重于广采深掘，从难探进，以求超越过去超越自己，绝不因散文“好写”而率意为之，而反向“不易写”的境界努力。总之，他的进步不是由于“无意识”，而是有强烈意识所达到的结果。

当然，不仅是题材更广，还有掘进之深，他绝不满足于自己的笔能在表面上滑行。风景也好，人物也好，历史如此，现实如此，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深层思考，力图写出表现对象的本质与独特之处。今日的散文作者风起云涌，散文作品铺天盖地，然而少特色、欠深度之弊已逐渐为识者所见，读者常生“审美疲劳”之感。而志亮恰恰秉持“散文写好非易”而走艰辛跋涉之路，乃其作家之为也。

一个是“广”，一个是“深”；一个是跨越，一个是开掘，使人感觉耳目一新。他善于发现，发现哪是自己拥有的较丰厚的“资源”，哪方面是自身的主要突进方向，如此找对了，做对了，笔触也便更是自如了。他的发现是什么，突进的重点又是什么？首先，是珍重前辈革命者留给他的精神财富，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的父母亲（革命老干部），对志亮的影响，耳濡目染，在“这一个”作家所产生的良性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有意将这些宝贵的营养化为无尽的精神财富，视为散文创作首选的资源。于是，我们就在该书中读到了一批浸润着红色汗液的好散文。如杰出英烈、前辈革命家彭雪枫、邓子恢、吴芝圃等的斗争生活片断，特别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如映眼前，还有雪枫将军的夫人林颖同志与作者父母是战友情谊，读来更加感人。一件黑色上衣的故事具体、鲜明、实在，是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战友情的生死见证，其凝结的感情是以传导数代而不泯。这一切可以称之为直接的具有贯穿意义的精神纽带。

还有间接的，却同样具有贯穿性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志士仁人、民族脊梁，可谓不死的英烈人物。他们的事迹对作者而言可以是来自书本和长辈们的淳淳讲述，但其精神的感染力也不可低估，出现在他散文陈列中的有岳飞、文天祥、于谦、戚继光以及群体的爱国英烈，其精神力量写得无不充分饱满，光彩照人。他们与近现代的革命先烈同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秉持的人间正气，志亮自始至终就是这种正气的竭诚推崇者和坚定的维护者，在他的散文中，也清楚无误地体现了这种浩然正气。也是他的散文根本灵魂所在。

对于历史，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剖析，作者一直是情有独钟，除了上述而外，还如诸葛亮、袁崇焕、关羽等人，亦有文章涉猎，作者以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分解，也甚具启示意义。

在集中的后一部分，有不少灵秀活泼的生活小品，它们或简洁或轻灵或意趣盎然或文字喜人。事无巨细，文亦大小由之；人生的情趣亦应是多方面的，整集文章也不可能是单一路数，作者有意无意间谐调交糅，正可适应读者多方面的阅读兴趣，此举本身即为善事。

乡野人家（国画）曹剑丞

一一风荷举（国画）冯杰

新书架

《民爵士乐十三大师》

♣ 彭博雅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莱斯特·杨、比莉·霍莉黛、瑟隆尼斯·蒙克、艾灵顿公爵……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圣徒。他们无一例外、宿命般地酗酒、吸毒、受凌辱、入狱、精神错乱，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献身和殉道。只不过他们为之献身的，是爵士乐。这些20世纪最伟大的大师，将爵士乐这种在美国黑人团体中默默发展的音乐艺术推向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他们是伟大的奠基者。

在对大师们个人生活的关注之外，马尔松对诸位大师音乐生涯不同阶段音乐风格的变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评论，进而对每一位大师对爵士乐流传、发展、演变中的贡献作出公允的评价。

除了十三位大师外，书中对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爵士音乐人都有所评介，为所有想要窥其奥秘的爵士乐迷提供了最为生动、可靠的爵士乐研究第一手资料，也为读者勾勒出爵士乐自诞生以来的完整历史图景。

朝花夕拾

遥远的篦子

♣ 吴万夫

很久没有见到梳头用的篦子了，突然很怀念篦子。在我们老家农村，根据篦子的功能共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梳头工具，另一种是用来蒸馒头用的工具。蒸馒头用的箅子，主要用竹子或高粱秆做成平铺的底架，其下面放置锅梁子，上面放置笼布。关于蒸馒头用的箅子，我在这里不再赘述，主要想说一说梳头用的篦子。

在百度上检阅“篦子”词目，其基本解释是：用竹子和牛骨等材料制作的梳头用具，中间有梁儿，两侧有密齿，齿要比梳子更密。篦子简称篦，是一种密齿梳，亦称篦栉、篦梳，是古时一种篦污去痒的理发工具。

相传，春秋时期有个叫陈七子的人因罪入狱。在狱中，他的头上生长了虱子。为了解决虱痒问题，陈七子将用刑用的竹板制成最初的篦子，用来清除头上的发垢和虱子，后来理发师将他奉为制作篦子的祖师爷。到了明代，人们把篦子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被当作饰物插于发髻上，既美观又实用。

由于篦子自古就是女孩子的闺中之物，很长时间以来还被当作男女私情的象征物品。我童年时期所接触的篦子，仍然延续着这一功能。在贫穷的农村，有不少小伙子为了传递儿女私情，大多是选择买一个发卡、一把梳子抑或是一把篦子作为定情物送给心上人，以此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由于我那时年龄尚小，自然缺少这份独特的体验。

我对篦子体验最为深刻的，当然是它的另一个特殊功能。那时，由于农村生活相对落后，卫生条件极差，自然成为虱子盛行的年代。

记忆中，每当下课间隙，几个男孩子便会围拢在太阳底下，顾不上冬天的凛冽，脱去身上的棉袄，光着膀子，聚精会神地捉内衣中的虱子。我们把肥嘟嘟的虱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瓦片上，然后用两个指甲抵住虱子，稍一用力，只听“啪”的一声，一个沾染着我们鲜血的小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对于躲藏在衣服缝中的虱子，我们除了徒手捕捉外，还可以借助“敌敌畏”洗衣服，或是开水烫的法儿。但对于藏在头发中的虱子，家长们就不敢掉以轻心、随心所欲了。记得邻村的一户人家为了省下治虱子的药钱，试着用“敌敌畏”给孩子洗头，结果弄巧成拙，不慎滴入眼中，导致孩子的眼睛很快肿得只留下一道缝儿，幸亏清洗、治疗及时，才没有酿成重大悲剧。

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这样，篦子就派上了巨大用场，成为家长们帮助孩子清理虱子的首选工具。

那个年代，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几乎没有不被虱子困扰过的。我用来篦虱子的篦子，是姐姐从集市上买来的，我依稀记得，白天被虱子不断咬噬的我，夜晚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正写着作业，这时头发丛中的一群小生命又开始蠢蠢欲动，令我奇痒难忍。我狠狠地抓挠，但无济于事，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头皮又奇痒难耐起来。

正在我束手无策时，姐姐从她的闺房中拿出一把淡绿色的篦子交给我。我接过姐姐递来的篦子，对着方桌篦头发中的虱子。随着缤纷而下的头皮屑，滚下来几只乌黑溜圆的虱子，它们在方桌上短暂地愣怔一下，恍然明白过来，笨拙地往四下里逃遁。我眼疾手快，怀着满腔的怒火，用大拇指盖无情地碾压下去，随着几声脆响，这些过寄生生活的“吸血鬼”，顷刻间便一命呜呼了。同时，我的身上也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样的画面具体上演了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虱子不知何时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篦子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享受着干净、舒适、健康的生活，我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弥足珍贵。

童年生活总是刻骨铭心的，即使一把小小的篦子，也令人心生无限感慨。

知味

又到糍粑喷香时

♣ 徐德瑞

城市里的人逢年过节，少不了要品尝年糕，以增添节日的欢乐气氛。农村人，尤其是盛产水稻的农家，过大年必定要打“糍粑”，并把它作为置办年货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所谓“腊月二十六，家家打豆腐；腊月二十七，抓紧去赶集；腊月二十八，又打糍粑又浇蜡（烛）”。事实上，许多农家早在这之前，就把糍粑打好了。

糍粑主要是用上等的糯米加工而成。加工工具有水盆、蒸笼、石臼、案板、擀桩、模子及刀具等。其制作步骤是：先将雪白透亮的上等糯米用凉水浸泡两三天，捞出后用洁净的清水淘洗并滤干，再放进事先准备好的蒸笼里，用大火将糯米蒸熟，成为糯米饭。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必须掌握好火候。弄不好，蒸笼下层的熬成了稀粥，而上面的糯米却还未蒸熟，成了“夹生饭”。这烧火的活儿，大都由颇有经验的老者来承担。

打糍粑是一项重体力劳动，也可说是一场开心的“联欢会”。为了集中强劳力，常常是同村好几户人家选在同一个日子里劳作，大家分工合作，实行流水作业，各负其责。首先是将已蒸熟的糯米饭倒进洗刷干净的石臼里，等在一旁的三四个青壮年男子，每人手中握着一“丁”字形的长把木槌，先使暗劲揉合，接着便甩开膀子不住地向石臼里捣，这就是“打糍粑”。木槌你起我落，相互配合默契，动作雄壮有力，拍节清脆紧凑。打到开心时，有人还会哼出几声号子，相互鼓励打气。这时糯米饭所特有的清香味，老远的地方都能闻到，而劳作的人们一个个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如遇学校放假，那些围观的孩子，更是乐开了花。

糯米饭经过三四十分钟不住地捶打，已经变成了一坨黏糊糊的糯米粥，再也见不到一粒饭粒了。这时，一两个强壮汉子便将这糯米粥从石臼里抓起，跑步放到撒有粉面（可食用）的厚木板上，迅速将其压扁，随后再撒上一些粉面，用擀桩擀成如手掌厚的薄片，再用刀切成二三十厘米见方的方块，这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糍粑。还有一种糍粑，是由大姑娘小媳妇将刚出石臼的糯米粥，分割成二三两一坨的小团，撒上一些粉面后，用灵巧的双手做成一个个大小匀称、外形扁圆的糍粑。一般农家往往要做数百个，乃至上千个。一些讲究的家庭，还要在这扁圆的糍粑上面，用模子印上诸如“囍”“寿”之类吉祥的红色印记，以便日后馈赠给亲朋好友和长辈，以表达主人家最美好的祝愿。当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赚钱。

经过以上几道工序，这家的糍粑就算打好了，又该轮到下一家了，有时一直忙到天黑掌灯时分才结束。虽然劳作十分辛苦，但每个人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因为这是在“忙年”，享受的是丰收后的喜悦和邻里之间相互合作的浓浓乡情。现在虽然也有使用机器打糍粑的，但人们还是更青睐于“手工造”。

连 载

“一部旧手机。”

二人来到柜台，许爱还没开口，孙品婷指着一部手机说，“就买这个，红色的，刚出来的最新款。”

“不买这个！”许爱立即摇头。

“就这个！”孙品婷霸道地对服务员指着那部手机，“拿出来，我们看看。”

服务员立即微笑着将那部手机拿了出来。

“是我买手机还是你买手机？”许爱瞪着她。

“咱们俩一起买，我手机反正也想换了。”孙品婷摆弄着手机，自作主张，“服务员，开票吧！两部，都是红色的。”

“要买你自己买，我不要这个！”许爱拿起东西就要走。

孙品婷一把拉住她，纳闷，“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这种手机吗？这个最新款，我不信你不喜欢。为什么不要？”

许爱拿不出好理由，气闷地说，“跟你一样，换换口味！”

孙品婷闻言大乐，掐了她一把，“得了吧你！手机能有啥口味？又不是男人。”话落，对服务员确认，“快开票！两部红色的。”然后扭头笑眯眯地说，“你送我！”

“找你男人送你去！”许爱恼怒。

“上一个刚刚分手，目前这个正在追，还没追上。不过看他的样子，穷得可以。就算追上了，怕是也没钱给我买这部手机。”孙品婷讨好地挽住许爱胳膊，“谁得罪你了？你看这部手机怎么这么苦大仇深？不过呢，谁得罪你找谁报仇去，别跟手机过不去嘛！”

许爱瞪着她。

“我下个月省着点儿花费，今年暑假咱们去大草原玩，我全程请客，怎么样？”孙品婷碰碰她，“呼伦贝尔大草原，你不是一直想去吗？”

“今年暑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许爱又想起来林深新接的项目，不知道如今有了程妍妍在，他是否还会用她，程妍妍是否会允许林深继续让她在公司。

孙品婷翻白眼，“你三年没一丁点儿自己的时间了！资本家也没这么剥削人的！一两周的时间，总能抽出来吧！林大才子既然给你百分之五的股份，你也算是股东了。就这么没自由？”

“林深要毕业了。他毕业后，公司肯定不会像这三年一样稳中求上。他定然大刀阔斧，看情况吧！”许爱想了想，有些泄气，“也许，他以后不需要我了呢。那样的话，别说一两周，就是一两个月，也有时间。”

孙品婷闻言大乐，“那正好，我们就住一两个月的蒙古包去。”

许爱笑了笑。

她到底没拗过孙品婷，两人一起买了那部手机。

出了商场，来到停车位，孙品婷将购物袋扔进后备厢，然后示意许爱将手里的也扔进去。

许爱想了想，“我回学校。”

孙品婷翻白眼，“陪你逛了一下午街，总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回去吧？找个地方吃饭去。”

许爱只能放下东西，上了车。

这个时间点距离下班高峰还有一会儿，所以，不算拥堵，孙品婷熟练地转了两条街，在一处饭店门口停下，对许爱说，“这一家是新开的，据说口味不错，我们进去尝尝。”

许爱点点头。

二人进了饭店，有迎宾小姐迎上前，询问几个人，可定了包厢。

孙品婷摇摇头，指着大厅靠窗的一个方桌，“我们坐那里就行。”

迎宾小姐点点头，喊服务员过来点菜。

二人点了两个招牌菜，要了一个汤，又要了两碗米饭。

服务员下去后，孙品婷拿出新旧手机，摆在一起，开始换卡，同时催促许爱，“坐着干什么？你也换了吧！”

许爱看着她，还是有气，“你非要和我买一样的，小心哪天弄错了，孙伯伯打过来电话不小心被我接了，我将你这些年干的好事儿都给抖出去。”

“我怕你？”孙品婷撇嘴，“你才要小心，若是不小心弄错了，林大才子打来电话，被我接了的话，哼哼……”

“怕了你了！”许爱捧着茶水喝，同时提醒她，“手机虽然一样，但是买不一样的手机套就行了，不至于弄错。”

“算你聪明！我才不愿意和你弄错！”孙品婷安装好手机，得意地摆弄一会儿，强行去拿许爱的包，“你自己不换，我帮你换。”

许爱抬手，没来得及阻止她，包已经被她拿了过去。

孙品婷从包里翻出新旧两部手机，看着那旧手机一愣，然后，抬头看许爱，“这不是你送给林深那部手机吗？”

“不是送，是赔。”许爱纠正。

孙品婷白了她一眼，“怎么？他又给你还回来了？他是不是真跟那个矫揉造作的程妍妍在一起了？这是要和你撇清了？既然撇清，怎么还给你他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直接折算成钱不是更没牵扯了，免得以后每年年底还要分红利给你。”

“我哪里知道，他是林深，心思最难猜。”许爱想起今天他说走就走，变脸那么快。

孙品婷哼了一声，将她的手机卡快速地安装好，然后推给她。

服务员端上菜来，一时间香味扑鼻，许爱虽然心情不太好，但还是有了食欲。孙品婷更是食欲大开。二人一时间扔了淑女姿态，似乎比谁下筷更快。

风卷残云，吃得差不多了，许爱放下了筷子。

孙品婷还意犹未尽，电话这时候响起，她只能放下筷子，拿过手机，看了一眼屏幕，立即紧张，“我老子！”

许爱看她对着个电话就跟老鼠见到猫一样，不由好笑，“还不快接，晚一点你准挨骂。”

孙品婷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连忙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她乖巧地答应，那头又说了什么，她看了许爱一眼，有些犹豫，许爱立即对她摆摆手，她又赶忙答应了。

挂了电话，孙品婷对许爱说，“让我回家一趟。”

“出了什么事情？”许爱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时候不早了，她这时候到家天也黑透了。

“没说，让我现在就回去，估计是我奶奶不太好了。”孙品婷有些忧心。

“那你快走吧！”许爱立即站起身，“你不用管我，天还不晚，我自己打车回去。”

“一个人打车怎么行，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孙品婷也站起身，去收银台付账。

“不用，正规出租车能出什么事儿！”许爱也连忙拿了包，抓起手机塞进包里，跟去收银台，伸手推她，“若真是奶奶不太好了，你就不能耽误时间。”

孙品婷有些犯难，刚要点头，抬眼见一群人正从门口进来，当先一人西装革履，清俊优雅，一群人中数他最年轻醒目，她眼睛忽然一亮，立即伸手拽住许爱，快步走过去，拦在了那人面前。

许爱猝不及防，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便被她拽着来到那人面前，当看清楚是苏昡，她一愣。

“苏昡，她是你女朋友吧？我有事情急着走，天快黑了，她学校远，我将人交给你了，你负责送她回去。告诉你，她若是今晚不能安全到学校，我就去公安局告你弄丢人口。”孙品婷快速地说着，不容人反对，便放开许爱，快步向外走去。

“婷婷，你在说什么？”

许爱惊了，顾不得看苏昡什么表情，就要追出去。她刚走两步，苏昡忽然伸手抓住了她胳膊。

（版权限制，连载至此）